

文藝建設叢書

# 事紀塘草

楊沫著

南昌大學文學學院

圖書室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10046

文藝建設叢書

(第一輯)

葦塘紀事

楊沫著

文藝報社編輯

· 編 委 ·

丁玲 田間 陳企霞

康濯 蕭殷

院學法文學大昌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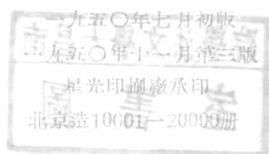
室書圖

生活·讀者·新知

三聯書店

694·V4·32K·P.150·\$4.8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總 經 理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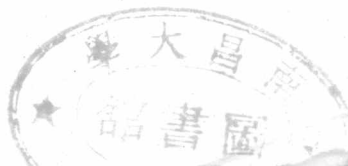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例言

- 一、“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爲文藝作者在編輯與出版方面盡一些力量；爲讀者供應一部分文藝讀物。
- 二、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爲工農兵的方向及整風運動以後，很多革命青年知識分子，自覺地走上了直接爲工農兵服務的工作崗位。八九年來，他們在這一個正確的方向下受到了鍛鍊，在長期的實際生活中得到了哺育。在文藝運動的發展中，也湧現了不少的工農兵作者。他們中間，有的過去愛好或從事過文藝寫作，有的現在才開始用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所經歷的各方面的生

055607

1



活與鬥爭。我們覺得這樣的作品，在中國新文藝的建設上是值得重視的。由於他們缺乏和文藝出版方面的經常聯系，在寫作過程或寫出來以後，常常需要在整理、編輯、介紹出版方面得到幫助。“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行，就要在這一方面盡一部分力量。

三、近幾年來，文藝為工農兵方向已經獲得了廣大文藝作者的擁護，各地文藝作者在這方向下的實踐，已有了不少成績。這成績一定會一天比一天顯著。這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可喜的事情，文藝作者也將以自己的努力，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文藝建設叢書”也準備在這一方面為作者們服務。

四、文藝的普及工作中，已產生了大量的、為羣衆所喜歡的、各種形式的作品。這中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東西——在思想上、藝術上比較完美的作品。這些作品的選輯與推廣，就是在普及基礎上提高的最具體的範例，也是文藝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我們也希望能為這樣的作品的出版工作服務。

五、“文藝建設叢書”以作品為主：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集子，詩歌、散文、報告、戲劇及各種文藝作品

集子。

六、除作品外，也酌量編輯一些能够推動文藝運動的翻譯作品和理論文字。

七、“文藝建設叢書”稿件接洽事宜，請投函北京郵政信箱四十號文藝報社轉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

## 目 次

|                    |    |
|--------------------|----|
| 葦塘紀事 .....         | 1  |
| 一 走進大葦塘 .....      | 3  |
| 二 炮火中的仙境 .....     | 8  |
| 三 我們插了翅膀 .....     | 10 |
| 四 “我要報仇!” .....    | 15 |
| 五 青紗帳裏 (一) .....   | 21 |
| 六 青紗帳裏 (二) .....   | 26 |
| 七 保衛大葦塘 .....      | 29 |
| 八 維持會長 .....       | 35 |
| 九 東家和長工 .....      | 41 |
| 十 我們又在一塊兒了 .....   | 47 |
| 十一 大雨之夜 .....      | 53 |
| 十二 永遠活在心上的人們 ..... | 57 |

|            |                  |    |
|------------|------------------|----|
| 十三         | 一顆手榴彈 .....      | 61 |
| 十四         | “你們都是好人呀！” ..... | 66 |
| 翻身愛情 ..... |                  | 71 |



葦塘紀事



## 一 走進大葦塘

傍黑天，我剛收拾好我的小包，村幹部派來的嚮導就到屋裏找我了。這是一個黑大漢，進門他就親熱地說：“老李，咱們該起身了吧？道可不近呢。”我說：“嘿，老趙哥，是你送我呀！那好極了。你先抽袋烟，我給大娘算完粮票咱就走。”房東大娘就立在我旁邊，我掏出粮票菜金，她推着我說：“閨女，你怎這麼小瞧我呀，我不要！你剛住這麼一兩天就走，叫人心裏熱大呼的難受，……你那天再回來呀？”我安慰大娘：“大娘別難受，過幾天我們還回來住在你這兒——你不嫌怕呀？”大娘把手按在我嘴上說：“閨女，別這麼說，抗日人人有分……你們這麼風裏來雨裏去，還不是爲了俺們老百姓……”我急着走，顧不得再說什麼。挾起小包剛走到門口，看見大娘從她的倉房屋裏急忙追到門口，又拉住我的手，

喘呼呼地扒在我耳邊小聲說：“你是到大葦塘去吧？嘿！那可是個好地方——保險！我可放心了，那兒沒這物件……。”她從兜着東西的大襟裏，抓出幾大把紅棗，急忙塞在我的小包裏，怕我不要，着急的說：“你們得走一夜，那遠的道兒，大娘窮，沒好東西給你，餓了吃口棗也是好的……”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想不要，一想老人會多麼失望，我就不言聲了。我緊緊拉着大娘的手，說了聲：“大娘，你回去吧，日子不多我一定看你來。”我和老趙就走了。我們走了挺遠，才聽見大娘關門的聲音。我心裏熱呼呼地想着：“媽，親媽也不過這樣兒呀，可是我和她非親非故，只不過我是個抗日的工作人員，她是個抗日的老百姓。”

我接到領導同志的來信，這夜叫我趕到大葦塘去。我從大娘家裏起身，到勝芳附近的大葦塘，足有八九十里路，中間要穿過好多個敵人的據點，和幾條敵人汽車不斷來往的公路。天已經昏黑了，我和老趙就在野地裏緊走起來，我左胳膊挾着小包，右手緊攢着“櫓子”<sup>①</sup>，老趙寬寬的厚肩膀就在我前面一搖一晃地邁着大步。每走到一個村子外邊，我們總小心的壓着氣兒，爬在壕溝

---

① 小手槍。

裏聽一陣子。走路的時候，老趙在我前邊二三十步，他聽見沒有可疑的聲音，就輕輕咳嗽一下，我們接着又走。

黑夜靜悄悄的，星星閃閃發光，敵人的大崗樓，就像黑忽忽的大怪物，一個個在眼前閃了過去。走了二十多里，老趙地理不熟悉，他回去了。我就按既定的秘密交通站又找了新的嚮導。雖然這些新嚮導我不認識，但他們拼着性命送我，我們在一見之下，當然就把生命聯在一起了。接着他們在前，我在後，我們像貓一樣悄悄地在敵人心臟地帶穿行。

整整的走了一夜，我們平安的闖了過來！到天快明的時候，我簡直走不動了，可是已經到了葦塘邊的一個小村莊。

河北勝芳附近這片大葦塘，方圓足有百八十里，青翠的葦子，無邊無際，遠處望來，好像天邊的一片綠雲。一九四三年冀中大清河北的十分區，在日本鬼子“五一大掃蕩”後，成了敵佔區。可是咱們抗日人民在共產黨領導底下，並沒有被殘酷的壓迫所嚇倒，咱們各級抗日領導機關，也沒有退縮，咱們仍舊和老百姓在一起堅持大清河北的血腥鬥爭。但是敵人不斷的追趕着我們，叫我們不能存身，不能工作。於是我們走進了大葦塘——

這兒稠密的葦子機槍打不透，秘密的葦林小道敵人進不來，分區的領導機關和打過仗的部隊，就進到葦塘來休整、辦訓練班、開各種會議……亘古以來只有飛鳥，沒有人烟的大葦塘，變成了十分區熱鬧的大後方。

我找到村裏的招待處，交出介紹信、通行證。一個穿着綠軍裝的同志詳細的盤問過我，就微笑着向我解釋說：“同志，你是頭一次到葦塘來吧？這是軍事情況，不得不小心，你走了一夜肚子餓了，歇一歇，吃過飯送你進葦塘。”

聽說允許送我進葦塘，又給我飯吃，我那時的痛快真沒法形容。我是在敵人手心裏走了一夜，又乏又餓了啊。我高興得大聲說：“同志，麻煩你，我真是餓了……走了一夜腿挺痛，可是見了你們，我高興得不痛了……”

飯後一個穿着便衣的通訊員，領我進葦塘。我們在狹窄的葦林小道上走着，脚下踏着泥濘。沒走幾步，我的年青的嚮導就先對我說起話來：“咳，這位婦女同志，你知道這道兒全是咱自己打開的嗎？你看這彎彎曲曲真像八卦陣，不知道的飛也飛不進來——別看它葦塘邊上就有好些崗樓子，一樣的乾瞪眼……”他黑紅的圓臉上露着青年得意的笑容，滔滔的說着：“這裏早先是土匪躲官兵的地方，這兩年咱八路軍也利用這地方打

日本啦。咳，前幾天咱們一個連在霸縣東邊消滅敵人一個小隊，等鬼子調來大隊報復的時候，咳，咱們部隊早進了大葦塘啦……”他對我擠了一個眼，樣兒是那麼得意快活。我聽着聽着，心裏說不上的新奇高興。我說：“真是！這地方太好啦，要不是有這個大葦塘，咱十分區堅持工作更困難——喂，同志，這葦子道兒是你們打開的嗎？”這小伙子忍不住驕傲的笑了。他說：“是呀，我一鏟一鏟地割的，我們開闢了這秘密的小道。咳，這還不算好呢，同志，你往裏瞧吧！葦林子裏頭又是流水、又是荷花、又是小船、又是飛鳥，咳，真好像畫上的仙境兒。我一到裏頭，咳，就忘了外邊還打着仗哩，咳。”他越高興，話說的越快，“咳”就越多，腳步也越快，好像要趕快把我領到他心愛的家裏。我緊步追趕他，再顧不上和他談話。我們左轉右繞，在抬頭只能見到一線青天的密密的葦林當中，走了有四五里地，最後，渡過一條小河，上岸不遠，嘿！真是豁然開朗！在一大片平地上，出現了各式各樣的黃色蓆屋，這蓆屋比平常民房不小，有些屋頂擱着大雨布，有些窗子上飄着白紗。這些錯綜排列的蓆屋，包圍在葦子林裏，真好像無數黃色的小島，站立在無邊的綠海上。

“你可來啦！”陳萍一把拉住我，把我推到她住的蓆

屋裏，頭一句先問我：“你這些天沒出錯？還每天鑽洞嗎？”我笑着說：“短不了鑽。——可自然沒出錯，出了錯怎麼還能到這兒來？你這傻瓜頭！”我們倆都笑了。許多熟識的同志都來望我。現在我可以在葦塘好好學習、工作。我知道葦塘並不是什麼避難所，它像一把刀插在敵人心窩裏，我們的責任是要握緊這把刀！

## 二 炮火中的仙境

陳萍是和我一起工作了幾年的老戰友。這是個黃頭髮、黃眼睛、細長身材、白臉蛋，好像西洋姑娘的女同志。白天我們在一個桌子上辦公，晚上我們睡在一個蚊帳裏。生活上我們彼此關心，她尤其關心我。我馬虎，東西亂扔，她總替我收拾；晚上我被子踢了，她替我蓋。可是開了檢討會，她批評起我來，可不客氣呢。她小小的眉頭緊皺，瞪着圓眼，嚴厲地說出我許多缺點。甚至這件事她也批評了我，她說：“李同志，你說你來葦塘時候，老鄉給你棗送行——羣衆紀律，不應當吃老百姓的東西。”我想了想，接受了她的意見。這個同志雖然對人要求嚴格，可是她對自己也同樣嚴。我喜歡她。

葦塘白天氣候比外邊熱多了，中午太陽像火一樣潑下來，透過薄薄的蓆頂，熱得人頭昏眼花，汗像雨一



樣流。可是我們各個蓆屋裏的同志誰也顧不得熱，都扒在桌上急忙的寫、看。有時我喘一口氣，用毛巾擦擦流下來的汗珠，抬頭看看陳萍，她的汗水正經過臉上的斑點，大粒流下來。可是她不擦，把腦袋埋在紙上動也不動。我忍不住的說：“陳萍，真他媽熱！這還不如在‘望天猴’<sup>①</sup>裏舒服哩。”呆了一會，陳萍才抬起頭，看着我笑着說：“叫鬼子把你掙去就不舒服啦……”我瞪了她一眼，顧不得再說話，又都急忙寫起來。因為我們明白葦塘蓆屋的壽命不是長久的，到了冬天，葦子打完，我們就得離開這兒。可是我們肩上的任務是那麼重，大家必須利用這塊地方加緊幹呀。

晚飯後，天氣涼爽了，我們也休息了。球場上響着雜亂的笑聲人聲，水面上搖盪着各式小船，——同志們有的去摘荷花蓮蓬，有的打着小槳去水面上閑蕩，我和陳萍還有年輕的會計高信，時常一塊駕着小船，在溝港交錯的河水裏飄來飄去。水面上一片片荷花在翠葉上面盛開，發散着叫人心醉的香味；美麗的水鳥成羣地在天空飛翔，衝破了天空的寂靜。我們打着小船飄在清明的水面，望着四周叢密的葦林和身邊輕輕的流水……

---

① 爲躲避敵人挖的小地洞。